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宋

宣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人

懷

子

賢注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日事不諧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

英雄記曰凡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列傳



愛士養名

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

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

說文曰輶

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

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

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

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

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

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放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毒恨也

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



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前書

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回浪反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劉放日以從冀

州牧韓馥馥字文節穎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伋字公緒陳留人也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立

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伋屯穎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

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



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  
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  
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乃遣大鴻臚  
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

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

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

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

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

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袁術亦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

人情歸紹忌方得眾○劉放日案方字恐將圖己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

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

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

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

排閣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

門外○劉放日注何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四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

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

○劉放曰案文少一討字緣託字誤脫

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潁川荀諲等

魏志云諲荀彧之弟

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諲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

言土廣也

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孰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

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五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  
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

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

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

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

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

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

推牛角為帥俱攻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

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

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 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六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

壤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衆畧盡軍將

皆撫膝而泣日向使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

不禮內懷忿恨且欲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

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脚往依張邈

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其冬公孫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

枯槃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

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瓚歛兵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經曰凡

軍始出立牙竿必

七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命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眾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强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

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

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

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

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豐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

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

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

者俱往也鄆元水經注云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

津續漢志廩陶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

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

春秋曰紹勸督引滿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

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升故為內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記曰

黃小吏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重輜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重也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邱

邱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

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

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

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與

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

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

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

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

春秋圖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

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

乾隆四年校刊



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  
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  
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  
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  
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  
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  
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  
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  
攻莒為  
五乘之賔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  
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賔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  
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隍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日能負薪矣幼日未能負薪拔於

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卓卓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又日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

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

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

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

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

進謂何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

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

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浹而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太傅

從兄基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為太僕創謀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

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前將軍封邠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

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



馬孟津歎血漳河

獻帝春秋日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臺歎血盟曰賊臣董卓承

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后

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

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

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

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

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

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此盟書常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

文也誤脫四字

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

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

踣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

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

忘哀貌無隱戚者

隱憂也

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

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

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

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

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三十四

列傳

七



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

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

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

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

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闕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

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

忠為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

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無絕地脉此乃恬白起獻欵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王免白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四十一

三



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太傅曰碑位

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

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日碑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寵任非所凡所舉用

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

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

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日三槐三公位

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若以臣今行權為覺則桓文當

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眾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鵠也詩國風日尸鳩在桑其子七

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為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日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

將軍改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

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

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

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

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勲戚者不拘常



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

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

六日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鉅鬯春

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

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劉攽曰案

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

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

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

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

衰盡袁為黃盾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

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

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

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

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

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

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

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



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以伐

曹操兵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

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

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

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

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

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

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

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

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

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此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

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

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

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

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

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畧也圯音以之反○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

同者權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

在十字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一百四十一

十六



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旣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

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

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

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

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

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

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爲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



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

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

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

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

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

替能無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

妖孽饜饜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饜音烏板反父嵩乞匄

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

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姦闖遺醜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僥輕也魏志曰操

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其如鋒之利也僥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

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

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

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

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劬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

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

得夜遁又為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鵠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衣授以偏帥獎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殺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事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讓英才僞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

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

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

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彿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

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

曰登也故復援旂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左傳

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

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

將萬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

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

於克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

也杜預注日造成也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傲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

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

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爵賞由心刑



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

族妻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

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唇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

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

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掛音

渠廉尚書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

反會之間以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

為大故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彪代董卓

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

眦被以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

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

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

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

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寶皇

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

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克蹊阬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蹈機罔是以竟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

下無道人在爵位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

者皆不自聊生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



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

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不可有以

也輔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

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

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

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乃欲運螳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

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

獲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

文少一騁良弓勁弩之執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

韓王曰天下之強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而來助

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日倚音居蟻

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是也雷震虎步並集虜

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覆滄海而

注燦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有何不消滅者



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

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

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

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

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

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日以曹兗州之明略

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怵

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

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羸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曹操

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

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

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

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

水經云荄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



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

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

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堤東西復還堅壁紹為

高檣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檣者露上無覆屋也今

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揚雄羽獵賦曰蒙

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

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紹為

地道欲襲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

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

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

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

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

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

又不能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

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

東棗城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跪出迎之攸勸公襲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

日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



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  
斬督將唯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

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

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

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

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

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

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

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

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

眾聞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

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

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

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

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

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

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通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

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

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



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

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

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

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毘兄

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

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

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

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

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

紹遺命奉尚為嗣



薛敷命奉尚為編

育創眾以龍其為立之

猶亦以眾以龍其為立之

以製其

育映當

應天

外士

對發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上考證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何焯曰此指其父成衍紹字

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何焯

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將作大匠吳循○魏志作吳脩

在於持牢○諸本皆作在於將軍

臣良裘

按三國志注

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

之誤也今改

父嵩乞匄攜養注曹瞞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  
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何焯曰  
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代  
語之妄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尚問唐曰宣其小城

太守

守范棄擘撰而不

尚問唐曰

章

懷曰

子手出賢注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尚問袁紹傳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

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

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

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

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



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  
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  
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  
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  
亭故此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  
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  
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

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

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不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

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

文多一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

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雖楚



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左傳

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

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

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

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

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使股肱分成二體匈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

膺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

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旃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

以成王業昔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

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

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

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

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

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續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哈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

即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

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

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

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

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

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北今猶謂之鼻亭



諫之並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

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

業非疆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

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

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

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秦

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

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

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

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

追進爵諡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

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願將軍緩心抑怒終

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晉解揚苟圖危宗

日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

左傳曰天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季友獻欬而

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

君以知之慶父存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日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五



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  
 劉歆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  
 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  
 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今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  
 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  
 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掉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  
 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  
 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  
 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  
 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積怨肆忿  
 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  
 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數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俊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

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門內度日城百步一

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為橐充竈狀

又置艾寇即入下輪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而塞之鼓橐薰之也

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

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

之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

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

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日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

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

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

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

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

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百四十一

列傳

七



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  
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全尚母妻  
 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  
 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  
 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  
 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  
 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  
 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  
 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  
 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今日違

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歆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

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

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

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

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

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劉放曰玄菟案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

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

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

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

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爲猶置也

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

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九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曾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身

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

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

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

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詔書以

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又袁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

宜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傳子曰越字

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

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

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

示之以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

行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

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

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

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

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

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

典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以表為鎮南

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己援建安元年票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美率

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美平之

英雄記曰張美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不於是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美因是懷恨遂畔表

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

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

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



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

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

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

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

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

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

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

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

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

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放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

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

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傅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年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

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

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

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

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

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

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

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

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壞瑋博

達有知人鑒識○劉放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

乾隆四年校刊



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逾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逾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

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操以琮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

○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也悍勇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

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韓非亡徵



篇曰狼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

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疆南夏魚儷漢

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施處也左傳曰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闕圖訊鼎禋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

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祭之既云天

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疆少成

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龔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

皇家嬖身積業喪家嫡也嬖愛也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袁紹子譚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宣子之臣承業○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臣世駿  
按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爲賊○宗焯曰宗恐與巴  
賓之賓同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何焯校本坐改生

崩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劉放曰按下文  
云釋嵩之囚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日知錄曰是表卒之後  
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  
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  
志云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  
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弗誅  
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  
東曹掾云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重自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

子名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  
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



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趾以避時難  
議未卽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  
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  
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  
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  
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  
州雒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  
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爲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  
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

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  
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  
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劉敞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旣得漢中遂復殺張  
修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  
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

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

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

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  
並見殺焉旣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  
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  
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  
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畧東州人侵

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  
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  
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  
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  
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  
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  
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



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

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

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

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死為幸何古劉備有梟名梟即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

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

安十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

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

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

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勅諸關戍勿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

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



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秭歸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

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

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

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

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然後行

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

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

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

則云此人信其道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

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

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

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

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

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實無益於療病小

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

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

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

建安二十年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

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

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



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  
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  
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  
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  
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  
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  
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  
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

軍封閻中侯邑萬戶

閻中屬巴郡  
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

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  
肱有疾歸邑于公

日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  
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

終日又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

之情用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

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

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  
羊質虎皮見

草而悅見  
豺而戰

### 袁術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六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  
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  
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  
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  
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  
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劔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  
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  
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攽曰案文術  
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遣其將會  
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  
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  
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  
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  
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  
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



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

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

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

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明公雖弈世克

昌弈猶重也詩云不顯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

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

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

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

度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

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歆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

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

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

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

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

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

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

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

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

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沖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

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術在許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

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山縣北山鄺元注云即蘄山

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

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

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

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

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

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

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

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統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

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日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

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

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

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

濤山濤縣之山也濤今壽州霍山縣也濤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



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簣第也謂無茵蓆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魏志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

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平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



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

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  
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  
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  
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  
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  
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  
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  
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旣  
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  
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

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  
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  
呂布爲布畫呂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

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劔顧眄

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

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

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

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

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

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

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



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

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

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疆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

所害也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

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

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

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

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

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

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



謂靈曰立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

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

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

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

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

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

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

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

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

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

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

子其上左右惛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

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

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與

兵公乃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

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

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

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非

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

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



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  
 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  
 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  
 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  
 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  
 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  
 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 忽反謀無素定素 舊  
 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 秦惠王謂

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 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  
 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  
 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  
 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  
 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  
 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  
 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  
 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 號為千人 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  
 也恨意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



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  
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  
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  
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  
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  
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  
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  
親重出入臥內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  
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  
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

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  
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  
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  
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  
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  
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  
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



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

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

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

武禽陳宮於此○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

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

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

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

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

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

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布曰備

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

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放曰案宮指布曰是子不

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

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

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

之祀左傳曰齊桓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

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曷云負荷地墮身

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起下增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十三字漢  
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教民緬匿法角八字張脩爲  
五斗米道滅去張字改角爲脩又云按注中張脩裴  
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又主爲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請  
禱二字

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句下增但爲淫妄  
四字

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  
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教字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傳  
有玉印豈因魯常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袁術傳孫堅得傳國璽注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何  
焯校本漢字下添傳字

呂布傳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二將軍親扶大駕○何焯校本扶改拔



後漢書卷一百五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

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

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

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身衣大

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



行千里又進寶劔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

損上林池籟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

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

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

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

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

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

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

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

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慄爭為苛所以中興之

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

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

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

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物

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

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

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乾隆四年校刊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備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

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

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滇

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

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

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

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未陽縣出鐵

石

續漢志未陽縣有鐵官也

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

也五千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

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三



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焉東觀記曰元和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

日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

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

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

池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

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

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

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

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

如窓牖中有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

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掾吏白請召之延

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

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都尉埽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

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

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

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

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

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

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

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

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

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

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

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延守焉延視事四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坐為立

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  
 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  
 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賓客伏法者五六  
 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  
 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  
 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  
 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  
 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

黃石雜種號也

造立校官

校學也

自掾吏子孫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

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卽位拜  
 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  
 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

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

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



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

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

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直截溝澗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

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

流而上曰洄郭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

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

員史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

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景由是知名王吳

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

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

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

都○劉敞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

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

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

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

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

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



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

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

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

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也也

###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

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

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

城門侯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

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

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

開陽二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

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

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

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

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



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三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

鄆縣故城在今梓州鄆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誦數發擿姦伏誦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智算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



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醴以千

數醴音張芮反說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桮

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

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

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

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

温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

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

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

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敞曰正文每食

案文當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

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

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

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右扶風尹翁

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

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政迹茂異令名顯

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

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

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紀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十一



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  
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  
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  
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  
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  
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一  
慝杜預注云逃遠也剔與逃通一  
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  
高終於太山太守

昔大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

美人也陽美故城在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  
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於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也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

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七



桑日鴻鵠高飛遠翔其所侍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而沈淪草莽好爵

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

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

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

前書鄒陽傳曰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

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

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人

其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

常備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為功

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

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

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

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

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并郡得全歲餘官



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千古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

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

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

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

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

提耳訓告

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

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

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

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

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

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

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

徒种暘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

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

罪臣下之義

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五



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

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

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

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

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

十畝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

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

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

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日無洩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

日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

退故稱市井也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

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

髮龙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人齋

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

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七



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攽曰按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

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

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



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

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

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

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鳴臬即鳴臬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

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

者誅之如鷹鷂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

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

行也卒終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

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

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  
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  
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  
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  
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  
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  
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儻恢作種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

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關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  
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  
 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  
 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  
 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  
 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  
 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  
 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喞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

矣故急轡銜者

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眾

瘼自蠲

推忠恕以及於人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

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  
 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  
 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其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奇  
 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王景傳集為大衍立基云○為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仇覽傳選為蒲亭長○謝承書作陽遂亭長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臣會汾按范冉傳作王奐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七

宋其計宣置城

太子

守范而曄撰亦為

唐章懷太子

太子

子

賢注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健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口故臨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

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違眾用已表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

二



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

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

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

里至修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

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

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

相枕籍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致溫舒有虎冠之吏

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瓜延年受屠

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

畜也殺六若其揣挫疆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

壯也前書濟南南暱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

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

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

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

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攽曰注疏庭下案本傳

疏當作跪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

省矣而闖人親婭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至使陽球磔

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

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

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



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

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孚其字從

木也 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

輿也 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

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竝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

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饌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

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

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

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

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四



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

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

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日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

曰游子常苦貧力于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

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

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

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

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

吏

###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

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

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

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

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樂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

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

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

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

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

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劉攽曰案曰二千石

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

不宜去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

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

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

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交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

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

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

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

縣故城在今博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為州內

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

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

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

攽曰案塹非築所成當作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

遷召陵侯相廷掾惲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

下



也掾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

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

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

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

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

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

戚跼躄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

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

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

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

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

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官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

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

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

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

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

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

按夏陽侯瓌本

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

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

浸成江河燿火雖微卒能燎野

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燿火不息燿火小火也

履霜有漸可不懲革

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宜尋呂產專竊

之亂

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

永惟王莽篡逆之禍

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

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

餘姚今越州縣也

本出孤微居近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

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

悖亂

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



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盜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相書曰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

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劉放日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高郵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

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也常爲

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繫舉劾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



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  
高唐志掃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  
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徃愆期諸來效若受  
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  
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

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

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

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

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

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易易音吐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

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投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  
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  
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  
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  
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  
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  
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  
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

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  
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卽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日宣示屬縣日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  
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



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鬢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

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其上下

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

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

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

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

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

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

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部為守褒賞反在

已前心內不服河南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

見延年延年曰此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

蝗豈鳳凰食邪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

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

會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

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類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

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

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

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



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去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殺由仁濟寬非虐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

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末暴雖勝

崇本或略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

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劉攽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

文多一

本字

### 後漢書卷一百七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酷吏傳若其揣挫彊勢○揣疑揣

張儉剖曹節之墓○何焯曰以黨錮宦官二傳參考乃

侯覽壽冢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

得言剖

周紆傳常築塹以自給劉攽曰塹非築所成當作塹○

楊慎丹鉛續錄曰攽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磚未

燒曰塹埤蒼刑土為方曰塹今之士塹以今為模實

土其中非築而何

陽球傳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何焯校本禹改瑀



劉莊封小黃門。劉莊封小黃門。○何欽本高如辭

士其中年。○何欽本高如辭

欽曰。○何欽本高如辭

○何欽本高如辭

○何欽本高如辭

○何欽本高如辭

○何欽本高如辭

○何欽本高如辭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